

## 第二章 大航海時代的台灣與世界

前言：

以海權商業革命的貢獻而言，葡萄牙首開印度洋的東西新航線，並壟斷對東方貿易，西班牙人則發現新大陸，控制美洲。這兩個國家，由於長期對抗回教徒，累積了深厚的國家意識，因此在對外開拓方面貢獻很大。然而繼之而起的荷蘭、英國更是青出於藍。荷蘭原為西班牙屬地。其八十餘年的獨立奮戰，已成近代世界史上的典範，不僅如此，荷蘭於獨立建國之時，不忘對外擴張，除參與地理大發現之外，並將源自威尼斯的商業體系制度化，建立金融信貸制度、委託貿易、期貨交易股份有限公司以及進步的造船業，使荷蘭成為全歐洲的銀行家和船運夫，也建立以商業立國的典範，荷蘭這套海權觀念與模式，後來由土地與人口均占優勢的英國發揚光大取而代之。在往東方的貿易發展中，15、16世紀是葡、西兩國的天下，17世紀是荷蘭，18、19世紀則是英國一日不落帝國的顛峰時代。

### 壹、殖民先鋒—葡萄牙

#### 一、葡萄牙的海外殖民事業

葡萄牙先於其他西歐國家而向海外擴張，可歸因於三個主要因素：首先是它面向海洋和鄰近非洲的優越位置；其次是它逐漸發展起來的海洋貿易經濟，商人階層利用里斯本等重要港口城市投資海上貿易事業。但是沒有亨利王子的推動，上述兩項優勢也不可能得到發揮。亨利王子的綽號叫「航海家」，他醉心於發動新的十字軍運動，將北非的回教徒驅逐出去。他也希望在非洲找到天主教統治者，幫助他進行這場十字軍運動。更重要的是，他希望利用打擊回教統治者，取代他們長久以來所控制的香料貿易。當時香料是由遙遠的東方，透過阿拉伯人之手運到埃及，再由義大利人轉賣給其他的歐洲人，香料的價格比黃金還貴。亨利王子希望獲得這項利潤，於是他召集了科學家、船長交換海外知識，尋找新的航路和利用海員帶回的資料製作地圖。他自己還出資航海事業，提供稅收優惠政策和提供保險基金等—在現代被視為習以為常的商業獎勵辦法，在當時來說卻是極為了不起的做法。在亨利王子的鼓勵下，葡萄牙人的船隻不斷沿著他們還一無所知的非洲西部海岸探索前進。到一四六〇年他去世時，這些船隻已經到達了幾內亞灣。不幸的是，在亨利的有生之年，葡萄牙人也開始在西非的村莊捕捉黑人，賣到歐洲市場，從此展開了使人類歷史蒙羞長達四百年的黑奴貿易。

亨利王子去世之後，葡萄牙人繼續他的航海志業。一四五三年土耳其帝國崛起，佔領了伊斯坦堡，阿拉伯人居間的東西轉口貿易從此中斷，葡萄牙人更急於找到到東方貿易的新航路。一四八六年，狄亞士發現了非洲最南端的好望角。最後在十五世紀即將結束時，達伽瑪在一四九八年，繞道好望角，經過東非的蒙巴薩穿越印度洋，抵達印度西海岸。一五一〇年，葡萄牙佔據了印度果阿(Goa，古稱臥亞)，建立了控制印度西海岸的據點；次年他又佔領馬來半島的要衝麻六甲。從此，葡萄牙人順著數百年來中國人、阿拉伯人和南洋商人來往的航道，打開了歐洲從海上通往東方的通路。

#### 二、葡萄牙佔領澳門

澳門是廣東珠江口的一個小半島，本為海盜出沒之地。明武宗時，有一位葡萄牙商人奉麻六甲總督之命來到了廣東珠江口的屯門澳進行香料貿易，這是葡萄牙人到中國之始。一五五三年，葡萄牙藉口船隻遭到風浪，海水打濕「貢物」，要求在澳門借地暫時晾曬，還賄賂明官員。一五七二年，在廣州交易會中，葡萄牙人在明朝官員出現場合，公開提起每年向中國官員交付地租五百兩白銀之事，這位官員不得不說要將這筆「地租」繳交國庫。從此，私下賄賂的款項變成了葡萄牙人借住澳門的地租，葡人更獲得了長期居留的藉口。另外，他們的商人也由私商一躍而為合法商人，而葡萄牙人在澳門的居留更獲得了相當程度的合法性。葡萄牙人佔有澳門以後，等於打開了對華貿易的門鑰，也等於開啟了對東洋、南洋和太平洋彼岸的貿易大門，從此在澳門—臥亞—里斯本、澳門—長崎和澳門—馬尼拉—墨西哥航線上，來往穿梭，絡繹不絕。這當然引起其他歐洲人的眼紅，於是西班牙人、荷蘭人和英國人都群

起微尤，希望在中國沿海取得貿易據點，不過都不得要領。在這些歐人中，荷蘭人是最鍥而不捨的。他們在攻取澳門失敗後，退而佔據澎湖。但是出乎預料，竟由於這次的行動，讓他們在兩年後與明朝官員交涉退還澎湖的過程中，無意中換來了一個比澳門更好的據點—台灣。

由於澳門的開埠所帶來的商機，自然地吸引大批閩粵商人跑到這裡與葡萄牙人進行交易，這些中國商販主要是從事絲綢和瓷器貿易。一六〇三年，荷蘭船隊在麻六甲附近搶劫一艘自澳門返國的葡萄牙船「凱薩琳娜號」，船上裝有約十萬件的青花瓷器，次年在阿姆斯特丹拍賣，轟動整個歐洲。從這個事例，可以了解葡萄牙人透過中國商販對日本和歐洲進行轉口貿易的內涵。而在澳門閩籍商人人數的龐大正足以說明，他們在葡萄牙人的對華貿易過程中所發揮的重要中間人地位。在這些福建人當中，有一位叫黃程的，就是後來開闢台灣的鄭芝龍的舅父。傳說，鄭芝龍十八歲時到澳門投靠了這位舅舅，後來並為他帶貨到平戶。由於這段淵源，才有日後與在平戶的商人李旦和顏思齊等人在台灣打江山的創舉。同時，直到鄭芝龍為清朝劫持軟禁北京城為止，他利用閩南的地理優勢與澳門保持貿易聯繫的行動也一直沒有中斷，即使是在荷蘭人佔領台灣期間與荷蘭人訂有專門對其供應對日貿易商品的協議，他也沒有停止與荷蘭人的死敵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的秘密合作，利用他的船隊把澳門貨物運往日本，再把日本貨物運到呂宋賣給西班牙人。從一六四一年到一六四六年期間，鄭氏商船往來大陸沿海、日本、台灣、呂宋、澳門之間，絡繹不絕，數量超過荷蘭船數倍之多。可以說，在明末，從南洋到日本，閩南人海上勢力的勃興，與澳門葡萄牙人的存在，不無關係。

### 三、美麗之島—福爾摩沙

葡萄牙船隊從一五五一年開始陸續到九州進行貿易，這段期間他們從澳門或從印度的臥亞北上日本時，偶然經過台灣看到了蒼鬱美麗的寶島，忍不住讚嘆「福爾摩沙」(Ilha Formosa)，後被葡萄牙人僱用的荷蘭籍航海官林士登記了下來，從此 Formosa 之名就在西洋人當中傳了開來。但是，葡萄牙人當時志在對華和對日貿易，因此雖經過台灣海峽，並未進入台灣島。

## 貳、美洲大陸的主宰—西班牙

### 一、西班牙的海外殖民事業

一四九二年，伊莎貝爾女王征服了長期佔領西班牙南部的摩爾人回教王國格拉納達，完成了國家的統一。同年，在宗教狂熱和與葡萄牙競爭海外財富的驅使下，伊莎貝爾批准了熱那亞人哥倫布西向尋找亞洲新航路的計畫。但是，哥倫布沒有找到亞洲，反而在這一年十月來到了巴哈馬群島和大安第列斯群島(現在的古巴及海地和多明尼加)。他回到西班牙以後堅稱已經到達了印度，把當地的土著稱為印第安人。此後，哥倫布回到加勒比海幾次，並在當地建立了西班牙殖民地。最後一次是在一五〇二年時，航行到現在巴拿馬運河的進口處，但是，並沒有找到通往太平洋的航道。一五〇六年他在西班牙悄然去世。

從十六世紀開始，西班牙加快殖民美洲步伐。除巴西為葡萄牙佔領外，他們佔領從加州、佛州到阿根廷的廣大地域，如科提茲征服阿茲特克帝國，比撒羅征服印加帝國。征服的同時並積極掠奪資源，大批印地安人、黃金和白銀被運回歐洲謀利，以用於維持對外的征戰。

一五一九年九月，葡萄牙人麥哲倫在西班牙的支助下，率領五艘船隻和二六五名人員離開西班牙，試圖沿著南美洲東岸南下，尋找到東方的航道。船隊在一五二〇年十一月終於首次繞過南美尾端(即後來以他的姓氏稱呼的海峽)，然後抵達太平洋。再經過四個月的航行，於次年三月二十八日航抵現在的菲律賓。不久，麥哲倫卻因捲入當地土著的爭執，而遭到殺害。剩下的船員後來集合在兩艘船上，於五月離開了菲律賓，向南航行，最後在十一月抵達已經為葡萄牙人佔領的摩鹿加群島。在滿載了香料之後，為防葡萄牙船隻的襲擊，兩艘船分別按相反方向航行。向東的那一艘，船隻被搶，船員大部分被害。而向西穿越印度洋回國的那一艘「維多利亞號」，在翌年九月回到西班牙，它成為世界上第一艘環繞地球一圈的航船。來回三年的行程，回到西班牙時，船員只剩下十八人。

### 二、從墨西哥到菲律賓的西班牙人

十六世紀中葉後，正是西班牙國力開始由盛而衰的時期，由於在海外的無限擴張和為了

維持「神聖羅馬帝國」的廣大地域的宗教和社會秩序，國庫已經破產，出於經濟的需要和傳教的狂熱，西班牙想把殖民地從美洲擴展到亞洲，把南海變成西班牙的內湖，於是西班牙國王下令墨西哥總督負責對菲律賓的遠征，經過多年努力，終於在一五七一年順利將馬尼拉變成西班牙在菲律賓的統治中心。從此，著名的太平洋貿易就這樣開始，被稱為「財寶艦隊」的西班牙帆船穿梭於馬尼拉和墨西哥之間九千海里的航路上，帶去墨西哥的是中國的貨物、南洋的土產、香料和印度的棉布，帶回的是墨西哥鑄造的銀元。太平洋的航道，變成了西班牙在美洲殖民地的生命線。隨著太平洋貿易航路的打通，東方和美洲世界也打開了首次接觸，遠在美國開國之前，菲律賓和中國移民已開始移民南美洲，中國瓷器、絲綢和南洋香料也融入南美洲人民的生活當中，墨西哥人的辛辣食物就是使用南洋香料的結果，他們衣服上的刺繡則是從中國人傳過去的。

### 三、處在西班牙、日本夾縫中的台灣

馬尼拉成為重要貿易中心以後，形成了一個華洋雜處的社會，中國商人和船員不斷從閩粵兩省湧入。另外還有大批日本人到來，從事日本對西班牙人的貿易。人數上的劣勢使得西班牙統治者長期處在不安全的感覺之中，不僅對中國人如此，造成了數次大屠殺，而且對日本人也更是提心吊膽，從而促成了西班牙人有意攻佔台灣，亦即打算從地緣優勢上防止馬尼拉受到日本攻擊和順利傳教。一五九〇年，豐臣秀吉向葡萄牙駐印度臥亞總督發出國書，要求入貢。後又遣使往菲律賓要西班牙總督進貢，並在經過台灣時叫「高山國王」納貢。豐臣的舉動，引起西班牙人的警惕，更深感台灣的重要性，於是在一五九八年夏天，西班牙從菲律賓出發往征台灣，但起程後遇到逆風，無功而返。不久，豐臣病死，繼起的德川家康鼓勵日本人對外通商，日本和西班牙人的關係於是緩和下來，西班牙人的第一次征台之議也就無形中打消了，後來到了一六二六年西班牙才再度出兵台灣。

在即將進入十七世紀的一六〇〇年，東亞的局勢已經丕變，荷蘭正循著西班牙人的航道，從太平洋的彼岸悄悄來到了菲律賓，兩個月後在馬尼拉港擊沉了正等待返回墨西哥的西班牙船「聖地牙哥號」。「聖地牙哥號」的沈沒，彷彿正意識著一個由荷蘭人加入角逐東亞貿易和霸權的時代，為十七世紀的到來揭開了序幕，也開啟了荷蘭人同台灣的一頁歷史糾葛。

#### ◎隨堂問題與討論：

- 十五世紀後期以來，歐洲不斷向外擴張的動機為何？其所憑藉的優勢又為何？
- 葡萄牙先於其他西歐國家向海外擴張的原因為何？
- 香料有何作用？何島又被稱為香料群島？
- 1494年葡萄牙與西班牙簽署瓜分殖民地的條約，為何是由羅馬教宗所主持(核可)？
- 十六世紀下半葉，曾經稱霸全球，勢力遍及各洲的葡萄牙與西班牙，為何在世界史的演出中開始謝幕？

### 叁、十七世紀的世界銀行—荷蘭

#### 一、荷蘭的海外殖民事業

荷蘭原只是西班牙統治下西屬尼德蘭的十七個省份之一，十六世紀六〇年代，荷蘭省與尼德蘭北方其他六個省份在奧蘭治·威廉的領導下，反抗西班牙腓力二世的天主教高壓統治，自行尋求經濟貿易出路，組成了聯省共和國。在歷經了與西班牙八十年的戰爭後，終於在一六四八年獲得了正式獨立，成為歐洲的一個強權國家。由於「荷蘭省」在尼德蘭居於政治和經濟主導地位，因此人們習慣稱尼德蘭國為「荷蘭」。

早在十六世紀，荷蘭就已經是歐洲最發達的貿易地區之一，它的造船業十分發達，當時它所製造的一種「平底快船」是造船技術的突破，就是靠這種船，荷蘭人贏得了享譽世界的「海上馬車夫」稱號。由這種船隻組成的船隊往來地中海、義大利，連法國路易十四所建造

凡爾賽宮的大理石都是由荷蘭人運輸的。它還控制了北海的鯡魚捕撈和加工業以及冰島的鱈魚業。此外，荷蘭生產的大量成品則銷往西班牙和其他歐陸國家。阿姆斯特丹是當時的金融、信貸及貿易中心，且融資和發行股票的方便奠定了日後集資組成船隊遠征世界各地的基礎，甚至阿姆斯特丹對不同信仰的包容也吸引了大批猶太人搬遷到這個城市—最早抵達美國的猶太人就是從這裡前去巴西再轉到紐約(當時稱「新阿姆斯特丹」)的。在歐洲當時封建主義仍居於主導地位的情況下，由於各種優越條件的匯合，包括崇尚勤勞節儉的喀爾文教派在這個國家的影響，荷蘭變成了現代資本主義的發祥地，像現代的紐約市一樣，阿姆斯特丹更成為當時歐洲最國際化的城市，各國的商人和工匠都聚集這裡，積極推動不同文化和思想的交流。而除了商業和製造業的發達外，荷蘭也是歐洲最先進的地圖製造和報紙印刷的國家，到17世紀中葉，荷蘭的全球商業霸權已經牢固地建立起來，此時，荷蘭東印度公司及西印度公司已經擁有眾多分支機構，貿易額占全世界總貿易額的一半，懸掛著荷蘭三色旗的商船游弋在世界的五大洋上。並且，在東亞，他們占據了臺灣，壟斷著日本的對外貿易；在東南亞，他們把印尼變成了自己的殖民地，其所建立的第一個殖民據點—巴達維亞，構成了今天雅加達的雛形；在非洲，他們從葡萄牙手中奪取了新航線的要塞好望角；在大洋洲，他們用荷蘭一個省的名字命名了一個國家—紐西蘭；在南美洲，他們占領了巴西；在北美大陸的哈得遜河口，荷蘭建造了新阿姆斯特丹城，今天，這座城市的名字叫做紐約。

## 二、荷蘭東印度公司的成立

就像台灣一樣，荷蘭在先天上缺少自然資源，必須依靠對外貿易創造財富，而在整個十七世紀它竟然能夠壓倒先期崛起的葡萄牙和西班牙，成為海外的歐洲霸主，在這個過程當中，「荷蘭東印度公司」功不可沒。

荷蘭東印度公司是荷蘭聯合東印度公司的俗稱，或簡稱「VOC」，它是荷蘭商家為了專門從事東方貿易、確立荷蘭在香料和任何其他商品的越洋貿易壟斷、減少荷蘭商人之間的競爭以集中力量，並擴張領土及對抗西、葡，而成立的一家股份公司。由於當時荷蘭各省成立的從事東方貿易的公司，自組船隊，相互競爭，致使成本高昂，無力與西班牙和葡萄牙在南洋競爭，更嚴重的是彼此相互猜忌，對爭取脫離西班牙而進行的獨立戰爭極為不利。因此，在荷蘭「國家議會」協調號召下，同意將各家公司結合起來，於一六〇二年成立了「東印度公司」。這個協商方式的組織模仿英國女王授權「東印度公司」的模式，給予新成立的公司擁有東起南非好望角、西至南美洲南端麥哲倫海峽(包含整個印度洋和太平洋的水域)的貿易壟斷權。VOC等於是荷蘭在東方的代表，它在巴達維亞設有總督與評議會，而台灣的大員商館隸屬巴達維亞管轄。而其權力則包括了締結合約、宣戰、媾和、軍事權、徵兵權、商業特權、建殖民地、行政權、司法權、立法權、徵稅...。其資源為擁有41艘軍艦、3000艘商船及10萬名職工。荷蘭將其對外貿易與擴張領土特權，委託給公司經營。VOC可說是十七世紀世界最大的商業機構，亦為行使國家權力的商人集團，更是第一個有系統統治台灣的政權。

### ◎隨堂問題與討論：

- 十七世紀的荷蘭為何能壓倒先期崛起的葡萄牙和西班牙，成為海外的歐洲霸主？
- 曾經是世界經濟中心的荷蘭，為何會在十八世紀時逐漸衰落？

## 肆、荷據時期的台灣

- 一、十六、七世紀的台澎形勢
- 二、荷蘭人入侵澎湖及占領台灣

◎安平追想曲：身穿花紅長洋裝，風吹金髮思情郎，情郎船何往，音信全無通，伊是行船誅風浪，  
 放我情難忘，心情無地講，想思寄著海邊風，海風無情笑我恙，啊……不知初戀心茫茫。  
 相思情郎想自己，不知爹親二十年，思念想欲見，只有金十字，給阮母親做遺記，  
 放我私生兒，聽母初講起，愈想不幸愈哀悲，到底現在生也死，啊……伊是荷蘭的船醫。  
 想起母子的運命，心肝想爹也怨爹，別人有爹痛，阮是母親晟，今日青春孤單影，  
 全望多情況，望兄的船隻，早日回歸安平城，安平純情金小姐，啊……等你入港銅鑼聲。

◎台灣的舊稱及「台灣」名稱的由來：夷洲、流求、小琉球、毗舍耶、雞籠山、北港、笨港、  
 魷港、蚊港、東番、大員、台員、大灣、台灣、埋冤、Formosa、高砂國、東寧……。

### 三、矛盾衝突

1. 荷蘭人與鄭芝龍的關係
2. 荷蘭人與日本人的糾紛
3. 荷蘭人與西班牙人的對立

### 四、殖民統治

1. 建立殖民據點：熱蘭遮城、普羅民遮城

2. 對原住民的統治：

(1). 動機：擴大其勢力範圍，鞏固殖民統治，增加商業收益。

(2). 方法：殺戮、控制、納貢、教化

◎新港文書(紅毛字)：台灣的平埔族沒有文字，但台南一帶番社在荷蘭傳教士的教導下，卻能夠以羅馬拼音寫出他們的語言，並且使用在土地的買賣契約上，這種契約就被稱為「新港文書」。西元 1624 年荷蘭人佔領大員以後，開始對附近的平埔族部落進行傳教。1627 年第 1 任的荷蘭牧師 Georgius Candidius 抵達台灣，先在新港社學習當地的語言，以利傳教事業的推展。荷蘭傳教士用羅馬拼音記錄西拉雅平埔族的語言，並且用這種拼音譯出《聖經》等宗教書籍。除了譯書之外，荷蘭人也教導平埔族書寫這種拼音文字，並且應用在生活的各方面。荷蘭人離開以後，台南附近的平埔族人仍繼續使用羅馬拼音，包括土地買賣的契約也不例外。當時漢人和平埔族人所訂的契約，有些使用羅馬拼音的西拉雅文，或與漢文兩相對照，漢人稱此種契約為番仔契。日本時代帝國大學教授村上直次郎，匯集了 100 多件這樣的契約，整理後於 1933 年出版。由於這些契約大多和新港社有關，所以就被統稱為新港文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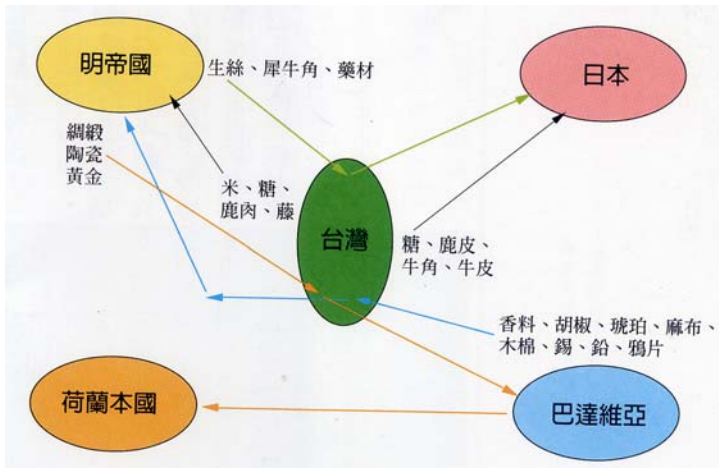
3. 對漢人的統治：

(1). 動機：在台灣發展經濟作物，增加商業利潤

(2). 方法：以漢治漢、限制漢人的政治社會活動、控制生產工具、賦稅

### 五、轉口貿易 (台灣是 VOC 的一頭好乳牛)

1. 貿易的基本內容：



2. 轉口貿易的興衰：

(1). 1624-1640 年台海平靜，轉口貿易逐漸進展。當時中國的船隊掌控在鄭氏父子手中，中國貨物經海路到大員與荷人交易。

(2). 1641-1662 年台海動亂加劇，貿易轉型為轉口—出口混合型貿易。

#### 六、荷蘭統治危機與在台殖民意義

1. 移民開發與經濟掠奪：明清之際，動盪不安，大批大陸的移民遷徙來台，從事開墾，種植大量的甘蔗與稻米，貿易轉為順差，但同時荷蘭極力壓榨漢人(以漢治漢)，並課高額賦稅，終引發統治危機及郭懷一事件。
2. 鄭成功驅逐荷人：1661 年 4 月 30 日鄭家軍因何斌之助，由鹿耳門水道攻入台灣，雙方激戰近 9 個月，後終使荷蘭撤出台灣。
3. 荷蘭在台殖民的歷史意義

#### 伍、明鄭時期的台灣

##### 一、東寧建國

鄭成功於一六六二年攻佔台灣，為他的軍隊找到供應糧食的來源，而台灣則無異增加了一批農耕隊。鄭軍各營各鎮部隊，分批在台灣西部平原屯田開墾，為該地區留下帶有「營」、「鎮」、「勁」、「協」等稱號的地名，並且延用至今。鄭成功取台灣後五個月去世，鄭經在一場權力鬥爭勝利後即位。一六六三年，鄭軍全面撤出閩南沿海，進入台灣。鄭經自稱「東寧建國，別立乾坤」，國際稱呼他為「台灣的國王」，儼然獨立建國於台灣，這是台灣史上首次出現漢人建立的獨立政權。鄭經入台後，佐臣陳永華成為推動政策的關鍵人物；他一方面引進中原的文教制度，設科舉、建孔廟；另一方面則發展國際貿易。故清廷雖封鎖台灣，但台灣轉而向外發展國際貿易，使得台灣仍維持自荷蘭以來遠東商品集散地的角色。此時的東寧王國，儼然以島國之姿，雄據東亞。

##### 二、通洋之利，盡歸台灣

鄭氏政權的基礎，源自鄭芝龍的海上霸業。一六五四~一六五五年之間，鄭氏所屬的貿易船，約佔當時全中國船的 74%，要操作價格相當容易，所以鄭成功的海外貿易，在日本和東南亞各地都佔有支配地位。這股「武裝化的私人海南集團」勢力來台後，突破滿清的封鎖。到鄭經時代，國際貿易更加發展，台灣的糖甚至銷到英國去，英國在台南還設有商務代辦。

清帝國承繼過去傳統的文化性格，只知閉關自守，充其量只有朝貢貿易，但台灣自荷蘭時代以來，即發揮海洋文化的性格，鄭經更充分發揮這種海洋文化的商業性格。學者黃富三曾評論說：「鄭氏王朝秉承其家族之海上活動傳統與閩南地區的特性，來台後並未改變荷蘭人的重商路線。此乃大量軍民突然入台，經濟未崩潰，且以小國寡民能與滿清抗衡的奧秘所在。」

##### 三、被反攻大陸戰爭「套牢」

從一六六四年到一六七四年的十年之間，鄭經已逐漸發展出一個局面。但鄭經卻不能安於小國寡民的價值，一六七四年，經不起三藩的鼓動，參與「三藩之役」反清行動，發動反攻大陸的戰爭，使得十年來好不容易在台灣累積的績業，在這場歷時六年的征戰中耗損殆盡。退守台灣後，所倚重的陳永華去世。翌年鄭經亦病逝，東寧王國又陷入一場腥風血雨的權力鬥爭。十二歲的鄭克塽即位，幕後由岳父馮錫範掌權，把持朝政，整肅異己，人人思危。清廷乘機挑撥離間，原住民也紛紛反抗。一六八三年，施琅奉清政府之命，率軍先攻佔澎湖。繼位不久的鄭克塽，終被權臣脅迫，率百官，向清投降，結束鄭氏政權在台的統治。

## 陸、歷史的反思

從全球的意義上來說，十六、十七世紀歐洲人的東來，不僅打開了歐洲人同中國的貿易，也直接衝擊了東亞的政治格局，特別是火藥槍枝的運用促成了日本的統一和短暫對外擴張。這一波的全球化以海運和海權的伸張為其主軸，台灣以其優異地理位置，受到西洋人和日本人的垂青。因此在進入十七世紀以後，荷蘭、西班牙，甚至日本，都想在此占有一席之地，以建立同中國的貿易據點。而中國人本身的海上武裝力量，包括在日本的閩南人勢力，儘管有著朝廷的重重限制，仍不放棄利用三不管地帶的台灣作為中國、南洋和日本之間貿易的據點，因而也早就在這裡建立了地盤。到李旦和鄭芝龍等兩代人的實力壯大和統合了零散商民與海盜後，中國人在台灣的活動性質，實際上已脫離了以閩南為基地的對台漁獵和海上武裝搶劫的「國內經濟活動」範疇，被開始納入亞洲內部和跨洲的國際貿易格局之中。

但是，這個時期的國際貿易，完全是以海上武裝力量為其後盾，沒有強大的武裝海船和能夠適應遠洋海上生涯的充裕人力，就不可能與對手一爭短長。中國東南沿海商民和閩南人海外冒險勢力，正好為此提供了必要條件。這些以人數龐大的閩南海商和船員為主的海上武裝力量，延續了從中國宋元以來的航海傳統，他們不但具備了中國古代製造大船的能力，也得風氣之先，在自己的船上安裝從西洋人學會製造的大砲。像鄭芝龍的船就安裝有十六、二十甚至三十六門大砲。鄭成功進一步發展武裝力量，不但戰船上安裝大量大砲，而且開始使用投擲式火藥瓶。在這個基礎上，這些閩南海上力量，因為早期與日本海寇的合作和與澳門葡萄牙人、馬尼拉西班牙人及台灣荷蘭人的接觸往來，也顯然學會了更先進的航海技術和遠航能力；同時在作戰能力上更能結合西洋人與日本人的長處。這些都是無形的寶貴資產，使他們在歐洲競相東來，日本對外伸出觸角的時候，能夠在沒有政府支持的劣勢下，形成同東洋和西洋鼎足而立的局面，並在日本退出海上角逐後，約束荷蘭人在亞洲的進一步擴張，成為東亞海洋貿易的主導力量。在這個意義上，由鄭芝龍到鄭經三代所經營的海上武裝力量無形中也就延緩了歐洲前進東亞的步伐。荷蘭的擴張受到約束，相對的在亞洲力量還不如荷蘭的英國以及法國等歐洲新興海上強權在東亞的發展，也自然難以超越這個王國。滿清領有台灣後，初期政權穩定，並在相當一段時間內在台灣海峽仍維持和承襲鄭氏所保留下來的海上穩定局面，直到其統治後期為歐洲新海上強權所擊敗為止，可以說台灣能夠發展成一個成熟的漢人主體社會，與這種相對平穩的東亞國際環境是密不可分的。

從世界殖民史的角度，荷蘭人為漢人取代，退出台灣的歷史舞台，也有其特殊的意義。如果沒有作為漢人代表的鄭成功領有台灣，台灣本身勢將繼續成為歐洲人的殖民地。不但荷蘭人不會輕易放棄，即使放棄，繼荷蘭而起的歐洲新興強權也始終虎視眈眈。以當時的滿清而言，身為馬上民族，政權初立，對海洋發展既無經驗也不會有興趣。一旦歐洲人繼續占有台灣，除非已立即成為海防大患，否則清政府是不可能積極進取台灣趕走歐洲人的考慮。而台灣如果不被清收入版圖，則其與印尼或菲律賓被西方人殘暴殖民統治三、四百年的命運將不相上下。那麼，今天的台灣就像印尼或菲律賓一樣，又是另一種發展局面。因此，鄭成功擊退荷蘭，使台灣出現了與印尼或菲律賓截然不同的發展命運。

從一六六二年鄭成功去世、鄭經繼位，到一六八三年台灣降清之後，由於清朝禁海，鄭氏政權為了維持生存，繼續利用海上貿易擴大生存空間。台灣充分發揮了對日本、對南洋進行轉口貿易的優勢。但是這種地緣優勢在台灣歸清以後就逐漸消失。

康熙二十四年清政府有限度地開放海禁，台灣在海外貿易受到削弱，無法與大陸沿海口岸匹敵。一方面大陸沿海商民紛紛自行北上日本，南下南洋；另一方面，各國商船獲准到福建、廣東、浙江和江蘇貿易，原來在台灣與鄭氏政權交易的英國人也改而到廈門、廣州、寧波等地經營。之後因為洋商，特別是英商多集中在寧波，企圖直接切入絲、茶產區，清政府擔心形成另一個澳門，於是在乾隆二十二年宣布關閉福建、浙江和江蘇三省海關。從此廣東得天獨厚，全部對外貿易均由廣州進出，所有海關業務全由十三商行壟斷，這種一口通商的局面一直維持到道光年間鴉片戰爭前夕。因此，廣東海商勢力便趁勢而起，取代了曾經縱橫東亞海域的閩南海商。在此背景下，當初跟隨鄭成功和鄭經轉移台灣的閩南海上商業和武裝勢力的精華，也就隨著清代台灣海外貿易功能的削弱而被自然淘汰，無法再度稱雄，最多只能扮演對大陸的內貿角色。所謂「一府二鹿三艋舺」就是在這種情勢下應運而生的。但是，有失就有得，清初政權的穩定和經濟發展的結果，給台灣經濟帶來長足的進展。就這樣，台灣在十七世紀為歐洲人占領的歷史塵埃落定了。接續的鄭氏和滿清政權將台灣完全納入中國社會，荷蘭在台灣의 痕跡，很快就隨著時間的推移而煙消雲散。

然而，荷蘭作為當時歐洲經濟最發達的國家，同時也是現代資本主義的發源地，而其造船和地圖的製作的技術在世界上更是首屈一指，從現代意義上說，台灣接受過它三十八年的統治，理論上，對台灣發展成為兼收中西文化之長的社會，是具有得天獨厚的條件。可是，實際上由於荷蘭人始終只把台灣作為其海外殖民帝國的延伸，除了殖民地式的甘蔗種植和對先住民的「教化」外，台灣社會所獲得的歐洲先進科技和文化其實是等於零，這不能不是一個遺憾。反過來，在荷蘭人退出，台灣轉而為漢人主體社會後，統治者繼續排斥同西方世界的接觸，並沒有像日本統治者對待長崎那樣，利用台灣的歷史經驗，把台灣當作吸收西方科技文明的窗口，因此台灣作為催化中國社會提早向現代化前進的作用，也被白白浪費掉了。連帶地，台灣本身的發展也受到了局限。

相對於中國的固步自封，當時的日本雖然正處於鎖國狀態，卻一直注意西方的發展。日本的統治者在鎖國時期還繼續從長崎的荷蘭人處學習西洋醫學、天文、地理等和其他科學，並有專人翻譯荷蘭文獻，定期向幕府報告，並使西方新知逐漸滲入民間知識階層。中日統治者在學習西方事務上的差異，到十九世紀後期，效果已互見高下，日本現代化的步伐終於走到中國的前面。而台灣則在中日這場現代化的角逐中，在十九世紀即將結束之際，於甲午戰後從一個海權已經沒落的國家，轉移到了另一個重新出發的海權國家的手中。